

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
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语文课上

□ 余 点

跑步的人

□ 冰 心

马上就要开学了，新的语文课本要发下来。想起读书时的一件往事。

初一的语文老师叫周文艳，是位潇洒的青海藏族女性，高颧骨，有一双神俊的大眼睛。她写得一手刚健利落的行楷板书，讲话中气十足，很有感染力。我至今记得她在讲台上激情澎湃地诵读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时带给我的血脉贲张之感。

一个沉闷的午后，我们趴在桌上午睡，我睡不着，想起语文老师布置的沈复《童趣》还没背熟，便在脑中默诵。手里闲着，就摇晃起旁边的玻璃杯，一簇簇茶叶在漩涡里打着圈儿上下翻舞。

这时，我们班的纪律委员过来了，我以为自己的小动作要被他在小本本上扣分。谁知他竟对我的行为产生好奇，趴在桌角，跟我一块儿观察起舞动的茶叶来。看着看着，他突然冒出一句：“私拟作群鹤舞于空中。”

我惊得几乎从椅子上蹦起来：“我刚才脑子里想的就是这句！你真是神了！”

学生时代的旧事仍在眼前，转眼我已接过接力棒，站在了讲台前。

刘慈欣的科幻小说《带上她的眼睛》是颇受现在七年级孩子们喜爱的课文。教材一发下来，就有不少孩子来问什么时候才能学到这篇。为了不辜负孩子们的探究热情，我设计了自主阅读的学习任务。

我选了一个学生的提问作为话题：“既然所谓的‘眼睛’，就是一副连接着‘落日六号’地航飞船的领航员小女孩的传感眼镜，那么文章的标题为什么不是‘戴上她的眼睛’？‘带’和‘戴’有什么区别？”

这个问题像颗火种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：“‘戴上’只是物理动作，‘带上’却像带着一个人去旅行！这趟旅行的真正目的就是帮小女孩完成最后的愿望——在失去与地面的联系前看一眼她所热爱的自然。”“不只是这样！对‘我’来说，‘我’被她对自然的热爱所感染，理解了她的诗意与情怀，将带着她的情感和力量继续生活！”

这些问答让我惊喜。

读到结尾，学生又提出一个问题：“为什么‘在以后的岁月中，我到过很多地方，每到一个处，我都喜欢躺在那里的大地上’？‘躺’这个动作有什么特殊意义吗？”

一个同学抢先回答：“小女孩远在地球的地心，躺下是‘我’感受‘从几千公里深的地球中心传出的她的心跳’的方式。”

快下课时，我终于逮着机会提了个问题：“小说的末句是，‘不管走到天涯海角，我离她都不会再远了。’为什么‘我’离她都不会再远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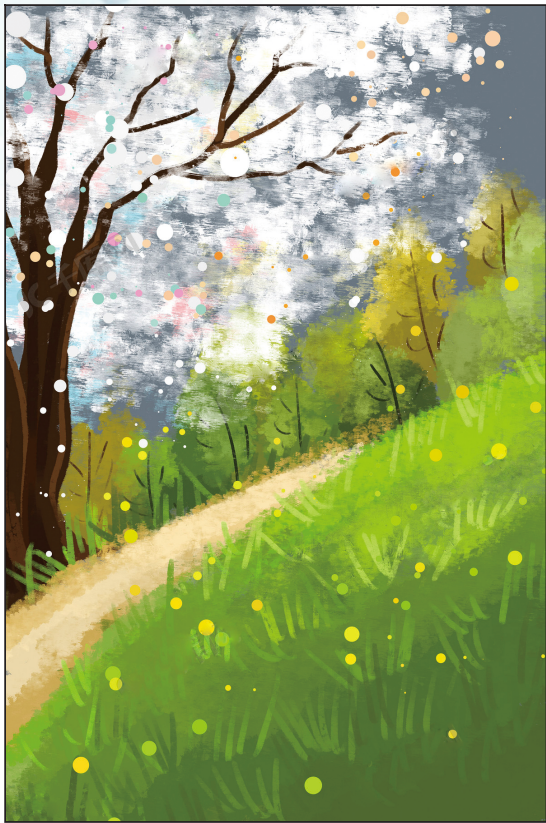
不待点名，已有同学起身抢答：“因为他们的心连在一起了，距离不是问题！”我正要鼓掌宣布下课，只听后排传来一声反驳：“不对！”

班里的搞笑达人突然一脸严肃地站起来。只见他摆出柯南破案的姿势，推着同款黑框眼镜道：“你们都整复杂了，这事儿其实特别简单——地球是圆的！小女孩在地心，甭管‘我’在地球表面怎么溜达，地球的半径都是不变的，‘我’离她当然不会远了。”

教室里静了两秒，随后爆发出一阵大笑。等笑声平息，我擦着眼角笑出的泪花说：“好一个硬核答案，我也受教了！”

（摘自2025年8月27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（●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


遗 忘

□ 迟子建

前几天偶然翻阅十几年前的日记，我竟对着其中一些话迷惑不已，诸如“今天是个极端倒霉的日子”“今天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”这种结论式的句子总是用大字占满了一页篇幅，下面缀着日期，但是没有具体的事情揭示。

我斜倚在床上，窗帘低垂，在午后慵懒而安静的气氛中潜心回忆，结果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某个日子究竟发生了什么倒霉事，那刻骨铭心的日子又缘何使我动了永不遗忘的心思？

想了许久，头昏脑涨，不得其所，我有些害怕。日记是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年上师专时写的，距今不过十二年的光阴，何以把往事忘得这么干净彻底？难道是刚过三十便记忆力衰退了吗？

为了验证自己的记忆力，我便又回忆童年时的一些往事。很奇怪，我竟能清楚地记得六岁时同母亲绕道三合去漠河的情景，记得三合的那家大客栈，我每天爬到上铺用手指抠腐乳吃，记得临上船时一只鸡掉到江水中扑腾不休，也记得用晒干的苞米棒子为外祖母挠痒痒。甚至在雨天中喝得最香的一顿粥，除夕时因为害牙痛而愁眉苦脸面对鸭子肉的情景，我都清楚记得。

记忆力没有出现大的问题。问题出在哪里？难道说往事出了问题？

我开始假设，我在某年某月某日并没有什么大的情绪波动，只不过有些小小的不愉快，因为远离家乡和亲人，在校时又内向孤僻，所以把那事情看得过于敏感，而无形中夸大了事实。

这是我遗忘往事的一种可能性。还有一种可能性，那就是千真万确发生过曾触动过我神经的事，只不过由于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，对于某些自己当时格外看重的事情已经不看重、不介意了，所以便超然忘却了那一切。

因为那时正处于好激动的年龄，而现在却内心平和，很少有什么事情能让我大喜大悲。这样一想，虽然安慰了自己，但仍不免有些恐惧：一个不再大悲大喜的人，是否是心态老化，生命走向迟暮的一种表现？

恐惧、灰心、失望笼罩着我。这样的情景已经不止一次出现了。我翻阅大段大段的读书笔记时也有这种感觉，当时促使我写下滔滔不绝的读后感的激情在哪里？我甚至连过去极为推崇的一些书的主要情节也忘却了。那一篇篇读后感文字激昂，可见那时我是如何激动不已啊，可现在面对那些字，我却惶惑不已：我究竟在为什么而激动？我绞尽脑汁，也想不出那书有什么可打动我的地方。一些逝去的人和事彻底地死在了我的记忆中。

“这太可怕了。”我只能这样对自己说。我遏制自己去回首往事。既然当时能引以为刻骨铭心的事都会忘记，看来世间并没有令人刻骨铭心的事，或者说我经历的并不是刻骨铭心的事。人是太容易健忘了。

大约半个月前的某个正午，我在回家的路上，忽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声“迟子建”，我站定了，望着那人，觉得眼熟，又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他说：“看着像你嘛，咱们大概有八九年没见面了。”我只能唯唯诺诺地应付：“就是，好多年没见面了。”他又说：“我马上就要调到北京去了，这两天正在办户口。”我一边附和着：“能调到北京很好。”一边竭力回忆我在哪见过这个人，最后总算想起在大兴安岭师专时，他作为支边的英语教师曾与我共事过一段时间。人的身份想了起来，这使我备受鼓舞，可无论如何却记不起他的名字，这使我极其心烦。

回到家，为了放松情绪，我放了一段轻音乐，静下来听了好久，这个人的名字竟然奇迹般地浮出脑海，恍若初秋屋檐上的白霜一样鲜明地呈现。我这才长吁一口气。

说来奇怪，我对人和事如此健忘，可对音乐却有出奇的记忆力。只要我听过的曲子，不论多少年过去，再听时总会跟着旋律一直哼下去。当然，曲子的名字我也是记不得的，但那旋律却极悠久地笼罩着我。

能够遗忘的事毕竟也就是我不该记住的，所以也就不再深究它们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记住了一些人和事，某一条河流、某一家院落、某一处旅馆、某一顿晚餐、某一次海滨话别、某一个人的头发和眼神、某一条遭杀的狗、某一段非同寻常的旅行，等等等等，至少现今我记着这些。将来是否会记得，不得而知了。

一个要继续活下去的人得学会常常遗忘一些人和事，否则往事的重负是否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？只有遗忘一些往事，才能记住正在发生的一些事。而当正在发生的一些事也已成为往事的时候，我想恐怕我真的老了。

我想我老时也许是个糊里糊涂的老太太，在老眼昏花地望着窗外陈旧的风景而唠唠叨叨的时候，想不起自己的一生有什么刻骨铭心的事。

（来源：光明日报·阅读公社工作室）

哪得不游戏

□ 陈春成

我一向喜欢看六朝的赋。尤其是那些咏物小赋，细密繁复中有一种天真，他们的眼还是孩童的眼，能像从未见过月亮似的揣摩那团清光，从未见过雪似的端详其飘落。体物既精微，又爱穷形极相地刻画，像是对外星人耐心地描述：“我们那有一种从天而降的结晶体，其状也，散漫交错，氤氲萧索；联翩飞洒，徘徊委积……”又有来自佛经或乱世的无常感，这种咏物有时像临别的凝视。田晓菲认为南朝人是最先描写落花的，对此我存有怀疑，但明白她的意思，比起汉魏的浑朴，南朝是感官觉醒的时期，一觉醒便极端细腻。五感均细腻，就是簇拥而来的华美。又发现了四声与骈偶的秘密，“体制一变，便觉声色大开。”

江弱水在《古典诗的现代性》开头便给出概括：“南朝的文学生，历代公认为极衰。李白诗云：‘绮丽不足珍’，杜甫诗云：‘恐与齐梁作后尘’……在正统的文学批评者看来，南朝文学两大流行的风格和样式，骈体文和宫体诗，前者是形式主义的，后者是色情主义的。有了这两个恶谥，试图为南朝文学的总体价值做出辩护已变得特别困难。”通行的说法是，南朝文学的受贬斥，是后人将政权的失败归咎于文学，但这无法解释南朝美学的余脉与外延仍受贬斥。我在现实中就认识几个朋友，对南朝文学评价极低，并无政治与文学史的成见，就是口味不合。我倒觉得这里头有一种男性气质对华丽的本能抗拒。

似乎有这么一种倾向，文人年轻时若诗风绮靡，壮年后往往要力求摆脱，或被要求摆脱。《河岳英灵集》载崔颢“少年为诗，属意浮艳，多陷轻薄。晚节忽变常体，风骨凛然。”就是一例。何其芳晚年有一句旧体诗：“苦求精致近颓废，绮丽从来不足珍。”我感觉他是真的在反省《预言》《画梦录》时期的颓废与绮丽（这两个词正是南朝文学的关键词），并不全出于政治风向。他如何从“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”、“扇上的烟云”转变为“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，我歌唱早晨，我歌唱希望”，过程令我困惑又着迷。黄仲则在《绮怀》末一首说“结束铅华归少作，屏除丝竹入中年”，似是对早期华美风格的告别，又说“自嫌诗少幽燕气，故作冰天跃马行”，他明明是一个“多愁病身”，却爱说“男儿作健向沙场”。我曾有小文论及：“在黄仲则的意识中，曾发生过一场美学的交战，在他身上，北国再次攻陷了南朝。”

“作健”二字，正是在阳刚气质与南朝美学之间的挣扎。这种美学冲突可以推及对邓丽君“靡靡之音”的抵触，对唐国强“奶油小生”的嘲讽，再推远一点，迪卡普里奥曾演过兰波那样的病态美少年，我觉得他是最逼肖的兰波，兰波、魏尔伦和南朝文学简直声气相通，可他非要把自己弄得粗犷沧桑，走入现实的荒野才能豪爽。金庸写林平之自官后，衣饰变得艳丽，似乎是顺理成章的，既然没了雄性激素，对华美的渴望就掩盖上来。

另一方面，我又见识过一些父辈，他们以一种矫健而僵硬的姿态生活，连神经纤维都是筋肉虬结，他们警惕一切华而不实、颓靡的事物，报以鄙夷的态度，正因觉察出其中有摇荡人心的诱惑。南朝的终结者和南朝文风的反对者隋文帝，看到长子杨勇对一副铠甲加以纹饰，大为愤怒，正是出于这种心态。江弱水说：“在后世看来，南朝文人的错误就在于对文字危险的沉溺，并且引起人们对他们的文字的危险的沉溺。”

于是想看和黄仲则、何其芳反过来的变化，刚健和理性的崩解，一种沉溺或超脱。这两年里，这幕场景总不时浮现：一名幽燕老将从汉魏的风沙莽莽中驰出，雄赳赳迈进南朝烟雨，下一幕他已变成一个裹着锦袍的病态贵公子，银屏生寒，他在罗帕中咳血。这是故事之外弥散的故事。

（摘自《收获》公众号）

运气在哪里

□ 张 希

人们总说：运气玄妙，仿佛天边云霞般难以捉摸。可若细究那些被命运垂青的刹那，常会发现，所谓好运，往往蛰伏于山穷水尽处，只待一颗不熄火种去点燃。

漫画巨匠藤子·F·不二雄的传奇便是明证。彼时截稿日迫在眉睫，新漫画主角却仍如迷雾中的影子。他在案前焦灼如焚，笔尖下的稿纸一片荒芜。就在灵感枯竭之际，一只家猫（或女儿玩耍的招财猫）倏然跃过，不偏不倚绊了他一跤。狼狈踉跄间，思想的闸门轰然洞开！猫的灵性温顺与机器人的万能科技瞬间交融——怕老鼠、爱铜锣烧、肚藏四次元口袋的“机器猫”就此诞生！这个征服全球的经典角色，竟在截稿重压与意外碰撞的夹缝中横空出世。

这一神来之笔绝非偶然出现。它是创作者在高压下神经紧绷的必然，是长年笔耕的厚积薄发，更是对微小意外的敏锐捕捉。若无经年累月的坚持，若无绝境中不言弃的韧劲，若无跌倒后即刻站起的果敢，何来石破天惊的创造？

究其根本，好运者常备四样法宝：于无路处开路的机敏，倾听心底声音的勇气，从成败中淬炼智慧的清醒，以及跌倒后重新来过的倔强。而运气本身，实则是概率、心态与行动三力交织的组合——概率是风，心态为帆，行动作桨，缺一不可。所谓好运，不过是早早于心田埋下火种，于漫长黑夜里备足干柴，静候那概率之风偶然拂过。风起青萍之末，只看顾昂首以待的舵手。

（摘自2025年8月2日《今晚报》）